

蕉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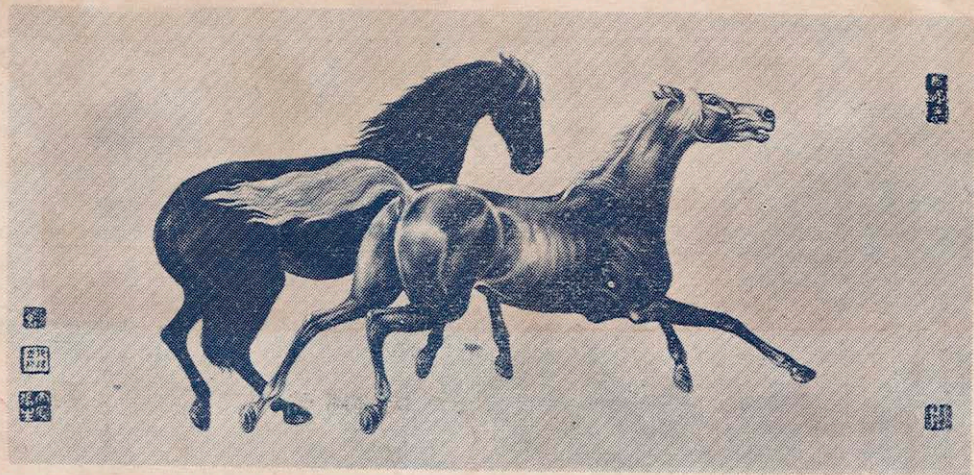
純馬來亞文化文藝半月刊

12

林文慶



駿馬（國畫）張丹農



蕉 風 半 月 刊

第 十 二 期 目 錄

封面(國畫).....	陳楷
駿馬(國畫).....	張丹農
日子(詩).....	葉綠素
一個大問題(小說).....	辛生
燈蛾(詩).....	興周
斷舌的麻雀(童話).....	劉強
牛車水交响曲(小說).....	尖人
馬來亞去來(遊記).....	紫燕
友情(詩).....	李國興
別把朋友忘(詩).....	白天
捕鼠的故事(散文).....	扶風
某夜(小說).....	田里夫
馬六甲公主(中篇連載歷史小說).....	予生
隨感.....	念玲等
馬來人與弄迎.....	丁乙
楊連叔娶山番女(華僑拓荒軼事).....	卿華
安息(紙刻).....	李紀文

一九五六年四月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地址：新加坡加樂律七三——七五號

信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73-75 Kellock Road, Singapore 10.

P. O. Box 2034

承印者：新加坡聯樞印務有限公司

總代理：中國學生周報星馬辦事處

地址：26 Winchester House

Singapore 1.

Tel: 23733

零售：每冊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十二期)叻幣二元二角

全年(廿四期)叻幣四元三角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日 子

爆炸的聲響

在廣場四周

迸裂

緊握的拳

舉起

似矗立的紅棕子樹

或是橡膠林

哪

從來未有過的

歡呼

洋溢在

拜也里巴的沿路上

狹窄民族的牆呵

倒塌在

激湧的人流腳下

你——

頭帶宋閣的馬來兄弟

你——

纏着布巾的印度兄弟

你——

撐着雨傘的中國兄弟

是什麼力量連成

一系列鋼樣的城垣

靜看着

劃過風雨夾着閃電

滑溜在凌晨的空

日子到啦

赤道下的

岩漿

噴出血紅的焰

我們的心呵

葉 綠 素

湧流着希望的血

土地的噓喘停竭

海洋的長嘯休息

山脉在沉默

河水也不再呻吟

期待的日子到啦

愉快

欣樂

歡笑歌唱呵

因為

美麗的使者

就要飛來

他帶着一個願望的

訊息

「默迪卡」



盤裏盛的栳葉檳榔。店裏的另一邊角上堆着幾個大小木斗和陶磁罐子，裝的是白米、椰油、白糖、粗鹽、醬、芥菜、胡椒、政府委託買的椰花酒。前面有一個平裝的木格架，架上堆着些蔬菜、蕃薯、木薯、木瓜、綠豆、鹹魚、雞蛋、峇拉煎之類，木架上還用鉛錢懸着幾串山竹和帶梗的米蕉。

這間小店建在膠樹、椰子樹、檳榔和榴槤雜生的林子裏，靠近甘榜的小黃泥路邊。店前搭着一個小涼棚，正在一棵又老又高的麻栗樹下，自早到晚一片綠蔭。棚裏擺着兩張小木桌，幾張長凳，供村民閒時來喝一杯羔杯，吃點椰羔，或飲椰花酒時用。

這是一個馬來甘榜，除了四五家華人，三家塔米爾人，以外便都是馬來族人。這時，夕陽徐沉，溽熱漸消，村民都歇了工，村中靜悄悄的，只有樹梢的蟬鳴，和幾隻金頭蒼蠅在小

店門前嗡嗡的飛。

「猛得革！亞興。」

「猛得革啦！歡迎，歡迎！」

小路的右邊走來兩位馬來族人向亞興伯親熱地吆喝着，亞興也趕忙放下毛筆跳出櫃檯來，用不純正的馬來話招呼着。

來的兩位，一老一少。那老的是甘榜裏的長者哈芝·阿里，穿着淺藍色的紗籠，白淨無領的衫，黑絨的宋閣帽邊露出班白的兩鬢。那少的是本村巫統青年部的要角哈密·阿都拉，

夕陽斜掛在膠林尖上，天邊一片火紅的雲霞。亞興伯坐在櫃檯上撥着算盤子，一面用支粗毛筆沾着墨汁，在一本藍布封皮的賬簿上劃着賬。

亞興伯的店是這甘榜里唯一的一間店，供應着這甘榜中衣食住的一切日常用品。在櫃檯的後邊，是一排木架，木格裏堆着紗籠布料、花格的襯衫、汗衫、毛巾、香皂、洗衣皂、牙膏、洗衣粉、圓紙、拖板鞋、宋閣帽、平鍋、飯鍋、菜剗、洋磁盅、棕刷、粗磁碗碟、玻璃杯、切菜刀、鐵釘、銅門等等。櫃檯上面的後部堆着七八個玻璃罐，盛着糖菓、糕餅，還有木

上着紅花格的襯衫，下面圍着棕色的紗籠。

兩人在涼棚裏的小檯上坐下。

「頭家，兩杯羔杯！」

不一會，亞興伯捧着羔杯出來，手裏還抓着一個小紙包。

「哈芝·阿里呀，這是今日我到

坡上去辦的牙煙，請你嘗嘗看！」

「好哇！」那老者說，一邊捏起

一撮牙煙放進嘴裏細嚼着。哈密·阿

都拉也捏了一撮放進口裏，問道：

「亞興，你今日落坡了嗎？坡上

有什麼新聞？」

「新聞？新聞倒是有呀！在渡頭邊，聽說昨日河口出現了一條鱷魚，有這麼長啦！是河上的人看見的，還拖去了船戶李阿榮的兩隻肥鴨子。今日街上請了甘榜伊打的「霸王」東阿立到上游去捉去啦！」亞興伯比手劃脚地說。

「哦！捉到沒有呢？」哈密·阿都拉又好奇地追問。

「那還能捉不到嗎？」亞興伯抹了一下嘴，熬有介事的說「不過，我回來的時候，還沒聽見消息，只聽說「霸王」已經找到了那隻鱷魚躲藏的地方，同他的帮手下水去啦。」

老者哈芝·阿里啜了一口羔杯，又問道：

「還有什麼新鮮事沒有哇？」

「新鮮事？還不是老樣子，沒有什麼新鮮事囉。」說着，亞興伯轉回身正想回櫃上去，忽然又停了下來，鬚髯有什麼心事似的，又轉過身來。他眯着一對滿是皺紋的肉泡眼說：

「我想起來啦，新鮮事倒是有，就怕你們聽來沒趣味呢？」

「你就說說我們聽吧，」老者緩緩地說。那青年更是迫不及待的樣兒，說：

「亞興，你坐下來慢慢說。」

「好吧，」亞興伯順手拖過一條長凳坐下，也捏了一撮牙煙放進口裏。接着說：「今日，我到坡上的米舖盛興隆購辦米和油醬，聽見店裏的頭家和夥計全在議論着一件事。」

「什麼事啦！」

「公民權的事呀！聽說報上載着，雪州的巫統分會提出了一個備忘錄，反對華人出生地公民權，還要反對這個，反對那個，我也弄不清楚。所以坡上的人都紛紛議論這件事，又聽說商會和學校要開民衆大會。」

阿里和阿都拉聽了都半響沒有做聲。最後阿都拉說：

「亞興，你知道爲了這件事這樣興師動衆是很不好的呀，咱們現在正在爭取猛得革，這樣會鬧出大家的意見來啦！」

「就是說呀，大家過得好好的，何必傷和氣呢？可是坡上的人也說得何道理，說這是爲了公民權的問題啦

！爲這件事不爭爭理，還有什麼事該爭的呀？」

兩人又沉吟了一會，哈芝·阿里和氣地說：

「亞興，公民權自然是一個大問題囉。可是像你亞興這樣的人，住在本邦十幾年，只要願意把本邦當做自己的國家，當然是本邦的公民啦！」

「當然囉，你算算看，我從唐山到馬來亞來，也差不多有十幾二十年啦，如今我在這兒有一片小店，我的三兒，還有我的小女都生在這兒，我的老妻死在這兒，我的大兒被日本鬼殺死在這兒，我的二兒在這兒娶了娘惹婆，在紅毛鬼膠園割膠，我的三兒在礦上看溝，我不把這兒當做自己的國家，又到那兒去呢？」提起他的死去的老婆和大兒子，亞興伯的眼睛圈都紅潤起來，禁不住滔滔不絕的滿懷感慨。

「話不是這樣說，比方我們馬來人吧，如果沒辦法，就當真沒地方好去了；可是你們可就不同了，在這裏那怕住個十年二十年吧，賺了錢回唐山還可以治一份產業過活啦！」阿都

拉說。

「哼！唐山，除了幾門遠房親戚，我老爹老母都過世了，靠誰去？我相信我這點小本錢，回去能開一片像這樣的小店嗎？」

「亞興你別急呀，我並沒說你一定要回唐山。你是好人，你想看看你們華人有多少頭家呀，唉！什麼都是頭家的……」

「頭家，自然囉，誰喜歡坐汽車住洋房的頭家呀！可是我能算頭家嗎？我靠一雙手，辛辛苦苦誠實實地混一口飯吃，算是頭家嗎？再說，我們看這甘榜左近，是頭家多呀，還是開礦割膠的多呀？坡上是頭家多呀，還是夥計多呀？」

「亞興像你這樣的人，自然人都歡迎，只要去申請，公民權還有問題嗎？」哈芝·阿里也安慰亞興說。

「申請，說到申請我倒想起上次選舉的事來啦。」亞興伯緩了一口氣，捏了一撮牙煙放進嘴裏，細嚼了一陣。又說：「上次大選舉的時候，你們坡上的頭兒到這裏演講，我也去聽了。我聽他說，這次是我們聯邦第一

次選舉自己的政府，選出了自己的好政府，才能為大家做事，才能為大家爭取猛得革，所以大家都要去投票。我想，說得真對，我也應該去投一張票啦！」

哈芝·阿里和哈密·阿都拉看了亞興伯說得有聲有色的樣子，都不禁哈哈地笑起來。

「那你去了沒有呢？」阿里問。
「當然去了呀，那天我趕到和盛港的小學校去，看見人們都排着隊啦，我便也去排……」

這時，一個印度人從小路上走進林子裏來，打了亞興伯的岔。亞興對房裏喊道：

「亞鳳，辛班頓先生來啦，打一罐椰花酒出來。」

那頭髮卷卷的塔米爾人，眯着眼對亞興伯會意地笑了笑，便站在涼棚邊，接過亞興伯的姑娘舀出來的酒，一飲而盡，付了錢，抹了一下嘴唇，又走了。

「唉，我說到那兒了……：啊，我說我在那裏排隊，我……：我就向牆上一看呀，上面掛着三張像片，當

中一張不是武姑阿漢末的像嗎？下面印着一個帆船。我心想啊，武姑阿漢末我認識的呀！從前我在他父親老武姑的膠園裏割過膠，小阿漢末打小時候我就見過的啦，他家的高腳的涼樓還是我幫忙翻修的哩。他人頂好的，我要投他一票；何況他又是華巫聯盟的人，華巫聯盟是華人和馬來人一道兒的政黨呀！」

「亞興，你真有頭腦，後來你自然是投了阿漢末一票吧？」

「你聽我說呀，我就等在那兒，滿心歡喜，等呀，等了大半天，可輪到我啦！我看見我們甘榜的加蘭里從門裏走了出來，胸前還釘着個小圓牌；我想他準是在這兒負責的，我就趕忙走過去。我說，我來投票；他就問我，你有登記証沒有呀？登記証！什麼登記証，大家不是都來投票嗎？那陣子我還鬧不明白啦！原來登記証就是要先申請公民權。我心想，到那兒去登記呢？可是又聽說，已經遲了，來不及了。」

「那怪馬華公會的人沒有通知過到，不遲，還來得及。」哈芝·阿里

笑笑的說。

「後來，我曉得武姑阿漢末選中了，我就說，登記不登記有什麼關係呢？我沒有投票，武姑阿漢末還不是選中了嗎？可是，坡上小販公會的主席阿旺，勸我還是去登記的好，登記了，下一次選舉市議員，就可以投票了。我說，我投不投票沒有什麼關係。他說，話不能這樣講，萬一選出一個壞人，要亂七八糟地增加什麼這稅那稅，你怎麼過活呢？我想，這話也對，你們不也說過管大家事的人該大家選嗎？對！我也要申請公民權。」

「於是，我就去登記處問，原來登記公民權，只要在聯邦住過十年就成。我就算給那負責的聽，我才來的時候，住在星洲一年，後來搬到這兒割膠住了六年，日本人來的時候生活困難，我就回到星洲搭住一個親戚賣鑲豆腐，一住住了五年，再回到這邊又是七年多了，一年加六年加五年加七年，一共有十九年多啦！可是那位負責登記的人說，要在聯邦住過十年，星洲不算。我說就算在聯邦住十年吧，我也住了十幾年呀！可是他說，

你中間離開聯邦五年，太久了，只能算後面的七年。這可糟啦！不過，他又說，你如果能够證明當中的五年是住在星洲也行。證明？我那兒去找證明？從前又不發身份証，難道我還要跑去賣鑲豆腐的搭擋拖來證明嗎？真是噁！所以，你們看，我到底是沒有公民權！」亞與伯說得口沫直噴。阿里和阿都拉一聲沒響的靜聽着。

「所以，我說今天坡上的人爲了公民權要召開大會有點道理啦！比方說吧，早先我父親是唐山……：……：……：唐山河南省的人，後來因爲逃荒，就逃到南邊的廣東梅縣，我就出生在那兒，那我當初就算梅縣人啦，有誰說我不是梅縣人呢？現在我到了馬來亞，我的兒子生在這兒，當然是馬來亞人啦，這是天經地義的，世界各國都是這麼算的，哈芝·阿里你說是不是呀？再拿坡上雜貨店的陳順源來說吧，他來馬來亞足足有三十多年啦，一步也沒離開過，該有公民權了吧？可是他口齒笨，人不機靈，鄉音說慣了，就只學會了幾句馬來話，多了可不會說，英文更是一竅不通，也

是沒辦法登記公民權……再說……：……：亞與伯只顧說，不覺夕陽已落下了膠林，天上的雲也漸漸稀疏，成了一抹抹灰澹的長絮絲兒，襯在蒼灰色的天上，晚風習習，有點淒涼的意味。這時，甘榜裏的小回教堂傳來召喚人們祈禱的呼聲；那悠長肅穆的聲音，在暮色裏迴蕩着，傳得非常遠。

「真主至大，真主教導我們公平

與善，愛你的鄰人如愛自己，我們虔誠地信仰，惟安拉是真主，我證明穆罕默德是安拉的差使。祈禱的時候到了，來祈禱吧，淨潔你的心靈，走成功的道路，……：……：」



哈密·阿都拉本來還有話說，老者哈芝·阿里已站起身來，用手拍着亞興伯的肩說：

「亞興呀，今天談談倒勾起你的牢騷來了，這是個大問題啦，改天我們再細細的談吧。」

哈密·阿都拉也站起身來。

「好哇，就明天吧，明天早點過來。」亞興伯笑着說：「兒子都不在家，一個人實在悶得慌，明天我們不談這些嘈雜事，隨便聊天好啦。明天我替你們煮最好的羔杯，還要請你們嘗嘗我新辦到的檳榔，再叫我的阿鳳

開一支嫩椰大家喝，清涼啦！」

「謝謝你，明天不行，明天是掛沙節，不到日落我們不能來領你的情。

可是日落之後，我們還要吃飯，好多事呢。明天不行啦，改天吧！」

「你看，談了半天，我把掛沙節這樣大的日子都忘了啦！好吧，改天就改天，請隨時過來坐。哈密·阿都拉，請多來交關，頂好的花襯衫，照顧我亞興的生意！」

「好，改天見，猛得革！」

「猛得革啦！再見，再見！」說着，兩位慢慢地走了，走了一

陣，轉向樹林裏的回教堂去了。

亞興伯慢慢收拾盛羔杯的杯碟進小店去，只聽見房後面阿鳳的清脆的喊聲：

「阿爸，你只顧在出背講話，飯早就煮好了，菜都快冷囉！」

「註」：

峇拉煎——一種醃製的蝦餅，是馬來人最嗜好的食物。

霸王——即馬來語Pawang，是馬來人中專捉鱷魚的巫師。

武姑——王族的旁系的尊號。

燈 蛾

興 周

夜好像茫茫無邊的海洋，
也像張起的重重黑幕，
世界是多麼地靜寂呀！

只有明燦的燈火，照亮了
全屋陰暗的角落。

這時，由開着的窗子，
匆匆地飛入一隻燈蛾，
撲向燈光，想要投宿，
牠急迫地敲着燈盞的大門，
但找不到正確的路途。

牠幾次碰壁有點性急了，
擊撞的次數更多，

聲音也更大了，
燈火依然亮晶晶地閃着。

你說燈蛾是傻子嗎？

牠却有一套傻子的道理，
牠不願永遠沉溺於黑暗中，
寧願把身體獻給火。

馬來亞童話

斷舌的麻雀

劉強

在馬來亞半島的幽谷裏，有一對夫婦，年逾花甲，膝下猶虛。那老嫗天性急躁，而且剛

復自用，整天咕咕，她的丈夫討厭她極了。他愛上一隻麻雀，待牠像孩子一樣。兩夫婦整天工作，非常疲憊，晚上小麻雀就來安慰老叟。老叟和牠

談話把米餵牠，麻雀也非常感激他。

有一天老叟正在田裏耕耘，那老嫗在安排午餐，發覺飯碗空了，懷疑飯被隔壁的貓偷吃了，便拿着鞭子追打小貓。麻雀看見這情形，便騰空飛下對老嫗說：「請不要打可憐的貓，牠沒有吃你的飯，吃飯的是我，可是我也是無心的……」那老嫗本來不愛麻雀，早就想責罰牠，可是無可藉口。所以麻雀話未說完，就厲聲叱道：「你真是厚顏無恥，饞嘴饞舌。飯已經給你吃了，你就應該出個代價；

我要剪斷你的舌頭，懲戒將來。」她邊說邊抓住麻雀，用利刀剪斷牠的舌，而且告訴牠道：「按道理偷吃的結果就是斷舌，你知道麼？」麻雀痛不可忍，立刻振翅飛去。

傍晚時候，老叟回到家來，異常困憊，找麻雀不見，問那老嫗：「麻雀那裏去？」他的妻子起初不應聲，經老叟再三盤詰，才說因牠偷吃米飯，把牠舌頭剪斷，趕了出去，牠負痛飛走了，可是這是一種正當的懲戒。

老叟聽罷，憂戚形于眉宇，可是爲着老嫗嘴利，默默不作一語。那天晚上，那老嫗熟睡時候，老叟決心去找麻雀。他黎明就起身，不去工作，遍行各地，追蹤麻雀的所在。到午刻他停在果樹底下，正想休息，那麻雀由樹上飛下，棲在他面前的地上。老叟非常愉快，用手撫牠，告訴牠說爲了他的妻子的暴戾，他的心非常悲痛。因此他求麻雀寬宥他倆的罪過。

麻雀銳聲說：「無過可宥，請看我口中還有舌頭沒有？」

老叟發覺麻雀還會說話，高興極了。他踊起老腿，舞蹈起來。麻雀笑

他狀態希奇，老叟也完全忘記他的煩惱。稱讚麻雀是個仙女，能够在短促的時間再生一條舌頭。

麻雀說：「請老人家到我園中稍事休息。」老叟答道：「好極了」就跟他走。

老叟抵達園中，看見牠的住宅雖然狹小可是幽雅極了。地板上鋪着毯，毯上排着長椅，這麻雀領導老叟入座，感謝他過去一切厚恩，然後出戶攜帶牠的子女入室，計雌雄小雀各一雙。既然暢叙一切，雌雀就唱歌，而雄雀就談述往昔英勇戰士的軼事。最後牠們請老叟進餐。那餐有世外特味，吃完，大家坐宅外園中飲咖啡茶。天色近暮，老叟因住宅離這裏很遠，所以便起身告辭。麻雀請老叟多玩幾天，老叟因慮老嫗懸念堅辭。麻雀道：「既然如此，這次不敢留，但您既然知道寒舍所在，請不時光降，使蓬葦生輝。」說罷命令僕人，負兩箱入室，一大一小，都雕刻得異常精巧，麻雀請老叟選一個帶回家去。

老叟選了一隻小的，謝她的厚意說道：「我選小的利便負載，我實在

感恩極了。現在同你們離別了，日後再會。」

老叟抵家，老嫗冥頑如舊，大罵他道：「你整天去那裏，爲了什麼事，天這樣黑才回家，害我等了一天。你這樣配做丈夫嗎？」

起初老叟不答。直等到老嫗話說完了，大聲地氣喘着，才把小箱給她看，也告訴她參觀麻雀小園和被讒請的事情。講完開箱一看，裏面滿貯銀錢，箱底底玉炫耀，像燈那麼明亮。老叟自言自語道：「唉，好心腸的麻雀你又大量又仁愛，從今以後我無需拚着我的老命工作也能够生活了。」

可是那貪婪無厭的老嫗一見珠玉，就罵她的丈夫道：「你真是老朽昏聩極了。你爲什麼不選那大箱呢？那大箱裏的珠寶一定比這多了一倍。你實在癡到無比了。」老叟見了這情形，很懊悔將巨箱的事情告訴她。

第二天清早，天氣晴朗，老嫗決心親身到麻雀家索取巨箱。她問老叟路怎樣走。老叟勸她說：「唉呀吾妻，你應該知足啦！有了這一箱，我們已經一生吃不盡了，請你不要去。」

「你知足啦，」老嫗答，「我還沒有呢！我一定要去。」

老嫗的貪念如火般的熾，她忘記了她會剪斷麻雀的舌頭，她在途中只想到那隻巨箱；她到了麻雀宅前，見了牠的女兒突然問道：「這是斷舌麻雀的住所嗎？」

小鳥回答，「我不懂你講什麼，等我請母親出來，同你面談好了。」

麻雀出來對老嫗禮貌有加，可是老嫗却唐突地說：「你不必爲我預備大餐，因爲我不打算進你的住宅。我來這裏不爲別的，我要取回我那癡丈夫昨天所忘記拿的巨箱。你可以馬上給我，我就要回家了。」

「請你等一等，」麻雀含笑答道。牠立刻命牠的僕從把大箱拿來。

老嫗見箱，便拿了負在肩上也不道謝，便匆匆向歸途走去。箱很笨重，所以老嫗不得不在路上時時休息，她自言道「箱這樣重，可知裏面藏金真多。我那癡的丈夫真沒福氣，這箱是我一個人所有，不許他沾潤分文，我要先打開看看牠的內容。」

她把箱放到樹下，開起一看。箱

中忽然發出吁吁、撲撲、蠕動和騰躍的聲音。最後無數巨頭的小鬼，目大如碗，爪利如刀，環嫗而舞，攀她的身，捏她的膚，拔她的髮。老嫗大聲叫號，驚動天地。可是沒人理她。

那些小鬼就大喊：「貪得無厭的老嫗，不是你把麻雀的舌頭剪斷的麼？我們要把你掛着，揀着，挾着，撮着，才可警惡勸善。」

最後小鬼都走了，巨箱也不曉得跑那裏去。老嫗兩足顫慄，三步做一步地奔回家裏去，她覺得一路都有小鬼追逐着。她一入室就跌在地上暈臥了幾個鐘頭。到她醒的時候，只見她的丈夫坐在旁邊，在她身上揮扇祛暑。她就告訴丈夫，一切經過的事情，說她爲着貪婪的緣故大遭責罰。

老叟說：「你冥頑而貪吝，禍由自取。我希望這一回的教訓可以更新你平生的歷史。」

老嫗承認道：「我曉得我很拂逆乖戾，但是從今以後，我願痛改前非。」自是叟同其妻和諧到老。麻雀的贈品價值甚高，使他倆餘生衣食無缺，長久懷念牠的恩典。



也會在歌台上出過風頭，也會在廣東戲班担任過打鼓佬。亞標叔真是「精通中西文化藝術」，不是車大炮，牛車水幾家音樂社、俱樂部、體育會……過去籌款義演都會請過亞標叔幫忙。他家裡掛滿錦旗，上面繡着的大字例如：「藝術超羣」、「此曲祇有天上有」、「音樂大家」、「義舉可風」、「精通中西文化藝術」……

亞標叔打銅鼓打了三十年，莎莪街、馬真街、戲院街、死人街……牛車水一帶一粟個唔知打鼓佬——亞標叔。」

等等，還有許多許多相片，義演的、音樂隊的、個人打鼓的、好朋友的，和風景的……大大小小貼滿在板壁上、玻璃鏡上、床頭上、玻璃桌面下。看了這些錦旗和相片，便勾起亞標叔的滿腹牢騷與辛酸的懷舊之感。

「英雄唔提當年勇，提起當年就唔係英雄。」不過亞標叔是「唔提當年就唔係英雄」，所以在牛車水一帶的咖啡店裡、茶樓裡，時時聽到亞標叔和三朋四友閒談說：

「丟那媽！唔係你大佬車大炮，薛覺先、馬師曾、陳非儂、白玉棠、幾多大佬佢，舊時來新嘉坡，都有請我打鼓。舊時梅花、明月、銀月，幾班歌舞團來，都係我做音樂領班。仙樂歌台、夜總會、夜花園、百樂門、幾間歌台，又係請我幫忙。老實講，我亞標二三十年來，新嘉坡音樂界算得老前輩。你地唔信，幾時得閒，去我屋企，睇吓我舊時咁影相，你地就信格啦！」

只要坐下來閒談，只要有人提起當年，亞標叔就不厭其煩地重覆的講他過去的光榮史；他的朋友們雖已聽過十七八次，但是他們彷彿還不嫌亞標囉。

這幾年來亞標叔常嘆着「老啦！唔用啦！」因為如今新嘉坡的廣府班只有一二班開鑼，歌舞團又係由香港來的，歌台生意一落千丈，社團籌款義演就係做個名譽，有銀紙賺，最多撈返點車鑼。這就把亞標叔的身份也迫低下來，有時在「天一景」或「皇后」等午市歌台搵返二三扣銀一日，有時坐在咖啡店、茶樓裡「休息」！

自從這幾年歌台戲班的「行情看軟」以來，亞標叔

的臉也像樹膠片一樣，看上去全無當年的光彩，而且枯乾憔悴得多了，尤其他那對橄欖核一般小的眼睛，似乎更小得可憐。他時常一個人悶在房間裡，心裡暴躁得厲害，「丟那媽！舊時我大佬吸三個五烟仔，現在吸電筒嘍，一日不如一日，呸！丟那媽衰晒！」

亞標叔好幾個月在家裡「休息」，那天早上爲了向屋主婆借兩塊錢，不知怎樣吵起來了。只聽得亞標叔站在樓上怪聲罵道：

「丟！欠二個月房租你就牙揸揸。你伯爺舊時有鐘，你都有同我借過三十、五十咁，我同你借兩扣銀，你就牙揸揸，迫我房租。丟你老妹！我亞標生得唔靚。」邊罵着，就邊下樓來。站在騎樓下他還罵着說：

「哼！如果我生得靚點，同三樓亞成一樣，丟那媽！睇你咁，食你咁，重要貼我咁！丟！」

所謂，天無絕人之路，亞標叔忽然福至心靈，究竟是積三十年之經驗，終於給他動出一個腦筋。

亞標叔有什麼生財之道呢？且聽他自己道來。

這天晚上，他和一個老友在炒麵檔上唱黑啤酒，趁着酒興，他興高彩烈的說：「……兄弟，而家做歌台，冇得撈，我亞標重有辦法。唔係我車大炮，海山街幾間生花店，歐卓山，真記……稟個有識得我亞標。冇末嘢喜慶喪事，花籃、花牌、花圈、錦旗、喜帳、壽帳、輓帳、輓聯，當然係佢地咁生意，不過用到吹打音樂，就要搵我亞標。而家，我只要去搵一班人來，就有辦法。嗨！兄弟，這條路有得撈，白衫白袴白帽由生花店預

備，只要家已帶埋樂器來。一班樂隊十個人……」他喝一大口啤酒，又輕輕的說：「至多請五六個行家，其餘四五個，只須抓住個樂器做吓樣，吹唔吹，打唔打都由得佢。際地做樣咁契弟俾佢二扣、三扣咁！行家我俾佢六扣咁！我亞標晚晚的酒同炒麵，就係嚟班契弟頭上食落來咁。一檔生意至少搵返三十幾扣，連埋家已領班一份十六扣，上下搵得五十幾，丟！」

他順手抓起酒瓶，對杯子裡倒下去，酒沫泡都湧出杯子外面來，看看瓶裏不剩多少了，他把瓶向桌子上砰的一敲：「伙計！來多一支黑密。」又繼續談下去：「嚟地契弟，唔識吹又唔識打，我叫佢地穿着製服來『排炮』，俾佢地一日二三扣，老實講對得住佢地格啦！如果一日有二三檔生意，上下搵返八九扣，唔錯格啦！」

亞標叔喝得醉薰薰的走着，嘴裡輕輕的唱起戲來：「啊啲啲啲——我啊！今那晚，洞噏噏，房花燭啊！啊！夜，叮冬龍叮的！叫啲我，新啊郎，今晚困那啊！啊！冷房！」唱着唱着，灣過馬真街轉角，走進一家漆黑黑的小門裡，真的做他一夜新郎去了。

太陽火辣辣的照着牛車水，馬真街，死人街一帶家家窗戶外照例升起無數萬國旗，有些還是剛晒出的，尿布，破袴，汗衫，抹地布，流着一滴一滴未擰乾的餘水，滴在來往路人的頭上，好像觀世音菩薩在天空中灑下的楊枝露。

亞標叔今天特別神氣，穿着雪白的服裝，歪戴着軍帽，可惜那根皮腰帶，似乎不是他的。他站在幾個「音

樂家」之中，耀武揚威地等待喪家出殯。

新嘉坡最偉大的殯儀館，就是死人街那兩三家療養院。療養院裏療養的，不是病人，都是等候死亡的排隊者。這時，福壽療養院的客廳裡，正橫睡着四個，除了一個尚未「蓋棺定論」之外，另外有三個臉上只蓋着一張千秋簾——黃紙。

只見那近棺材的桌上，供着一塊牌位，上面寫着「先妣陳門李氏之位」，棺材頭上掛了一張胖女人的大相片，年紀約模是四十多歲。兩個孝子跪在桌旁，兩眼哭得像紫葡萄，一個五十多歲的男子，大概是亡人的丈夫，哀傷的坐在棺材旁。前來憑弔的親友們，拿了桌上的香柱，點燃了叩拜或鞠躬。幾個至親的婦人就照例，而且合於音樂節拍的哭唱起來：

「啊嗚二孀啊！你忍心放落你格二叔啊！嗚！幾個子女都未成家立業啊！嗚！二孀啊！嗚！」

對於這些聲音亞標叔是聽慣的，所以他立刻辨別出「啊嗚！二孀啊！」應該是四拍，「你忍心放落你格二叔啊！嗚——」應該是八拍，他的脚在一動二動的很準確的打拍子，正和他在歌台上打大小鼓一樣的準確。

一個「排炮」的音樂家——亞文仔走過來指着神主牌位輕輕的問道：

「亞標叔！先妣係未嘢意思？」

「丟！先妣都唔知啊？先妣係女人！」

「男人寫未嘢字？」亞文仔又問。

「男人？」亞標想了一想说：「男人係寫先考。」

亞文仔朝棺材旁望了一下又問：

「邊個係佢格男人啊？」

亞標叔不耐煩的，指着棺材旁邊那個垂頭喪氣的男人說：

「丟！嚟個就係先考囉！」

引得幾個音樂家都笑起來。

十一點半，棺材已經抬上了羅厘車，文文壽板店的主理人已經裝置完畢，一羣「棺材老鼠」站在門口和喪家晒得淌油，他不禁撞起火來，丟那媽！「達達」，他提起鼓錘用力的在鼓邊敲了兩下，全體大音樂家立刻非常靈敏的各自拿起銅樂器。亞標叔又是「達達」兩下，於是：

「騷迷騷倒拉！騷迷騷倒拉！」

騷迷騷倒拉騷！拉騷！來迷！」

開始演奏喪禮哀樂——「桃花江」來。亞標叔的大鼓打得響，「窮得！窮得！窮得！窮得！窮得！窮得！可是還是壓不下「棺材老鼠們」的吵鬧聲。這時三個喃嚨佬搖起他們的招魂鈴，「零，零，零，零！」鑼鼓小鈸也齊鳴起來，夾着他們有聲無氣的經文聲：

「……：至心朝禮，玉皇大帝，元始天尊，洪鈞老祖，太上老君……」還有那些三姑六婆的靈前大合唱：

「啊嗚！二孀啊！你忍心放落你格二叔啊！嗚——！」

「劈劈，拍拍，劈拍，劈拍……：劈……：拍」一

陣鞭炮放出，一大羣男女親友們都喚嚷起來：

「走啦！走啦！各位排隊，到南天巴刹上車啊！」
「走啊！快點啊！行到南天上車啊！」

身為音樂隊領班的亞標叔，身先士卒，走在行列的前面，挺着肚子，背着大鼓，敲着「蓬折，蓬折。」

「騷騷騷，倒來，騷倒迷倒，騷倒迷倒來倒來迷倒，騷！」
「桃花江」越奏越輕鬆，活潑，可愛和可哀。

「零零篤零零篤的堂——的的堂！」鑼鼓小鈸敲出花式拍節。

「嗶呼那呼那天帝，里呼里呼那天尊！」喃嚨佬們嘴裡糊裡糊塗的哼着。

還有……還有……丟！一片亂七八糟的。

出殯的行列排成一條長蛇陣，南天巴刹前的交通也給這個出死風頭的女人阻得了，亞標叔領導的靈前大樂隊又改了調，雄糾糾的演奏着世界名曲「風流寡婦」。

「騷！倒來！迷騷！倒來！米發發米——來！」

走到南天酒樓的前面，亞標叔很自然的停了脚步，奏完他自以為是喪禮哀曲的「風流寡婦」之後，把那笨重的大鼓卸下肩來。

一個小夥子——出殯隊伍的糾察員，手裡拿着一面小旗，上面寫着「陳府喪事」四字，滿頭大汗，氣喘喘的奔過來向亞標叔說：

「喂！你地做末嘢唔吹？做末嘢停落來唔走？」

亞標叔聽他的口氣太不客氣，睜着他圓圓的小眼睛，非常撞火的回答說：
「丟！吹？吹六尺！丟那姐，我地規矩係棺材出門

吹一擺，南天巴刹吹一擺，嚟啲南天酒樓上車，第三擺去山頂（坟地）重吹一擺，「蕃薯」（死人）種落就俾錢，我地規矩係咁，你一所蒙」（馬來語——驕氣凌人）做末嘢？丟！」亞標叔的頭頸一擰，顯得硬梆梆的。

那小子碰了一鼻子灰，氣狠狠的跑到隊伍後面大聲嚷叫：「上車！上車！」

一百多個送殯的男女，都擠上羅厘車、德士車、霸王車，當然，亞標叔和他的大樂隊也有一輛小羅厘，浩浩蕩蕩的開向小坡去了。

山頂的守坟老頭子，早已把坟穴掘好了，一羣「棺材老鼠」把那口大棺材慢慢的抬上坟地。照風俗習慣，棺材入葬前還有一些程序，例如喃嚨佬念經啊，孝子跪

測坟穴啊，棺材下土啊，揭棺最後一見啊，燒紙祭墓啊，……：所以亞標叔知道還有半小時才能把「蕃薯」

種好，於是帶領他的大音樂家們走到涼亭裡去休息。

一死百亂，喪家忙着治喪，一百多人圍在坟地上，幾個老太婆搬着那些拜供大伯公的鷄鴨魚肉和祭供亡人的酒菜，放在涼亭裡，只顧哭哭啼啼，眼淚汪汪的趕上

坟地再哭唱一場。這時亞標叔老實不客氣：

「丟！大家來食啊！大佬肚餓！」

七八個大音樂家十幾隻手，他們連吃帶藏的把幾盤子鷄鴨肉片和糕餅，幾乎吃去了一大半。吃到亞標叔自己看看，也覺得不像樣子了，便順口罵起亞文仔來：

「亞文仔！你食就食好點啦，唔好亂翻一場，丟你老妹企未嘢樣？你嚇吓！格地鷄頭鷄腳，鴨頭鴨尾放上

邊，放好點，俾人地睇到好睇點啦！丟！食唔够，多飲幾支荷蘭水達啦，冇相干！」

山頂轉來一片吵雜聲，亞標叔知道「放蕃薯」（棺材人土）啦，他們趕上坟地，不一會兒：

「迷騷迷來倒騷——！」

騷倒拉騷迷倒來——！」

倒來迷來迷騷迷來——！」

騷拉騷發迷來多——！」

大樂隊演奏出悲哀但也抒情的「何日君再來」一曲。嗚嗚佬們被太陽快晒幹了，可憐他們煙容滿臉，雖然招魂鈴「叮叮叮叮」的響，鑼鼓小鈸「叮冬叮冬」敲着，但是，他們嘴裡，好像是在唸着：

「延年福壽抽一筒，

長生不老壽星翁啊……叮叮冬冬！」

「啊嗚！二孀啊！你忍心放落二叔啊——喔！」

「迷騷迷來倒騷——……！」

在這交響曲中，那個「風流寡婦」安然入葬，真是不知「何日君再來」了。二孀啊！叮叮冬冬叮叮冬冬！

葬禮完畢，死人長眠九泉，活人又在黃土之上吵鬧起來。棺材老鼠要紅包，羅厘車夫要車錢，嗚嗚佬罵道：「丟那姐！」那些喪家請來的後生仔也嚷着：「幹你老母，拍！拍！」亞標叔也亂得在人群中亂撞：「丟你老妹！鏞，鏞！」

剛才在南天酒樓前被亞標叔碰上一鼻子灰的小夥子，突然在人羣中鑽出來，手裡拿了一卷鈔票，跑過來問

音樂家們說：「邊個係頭手？收鏞！」吹「脫浪配」小喇叭的亞盛大聲呼喚：

「亞標！亞標！收錢喇！」

亞文仔年紀輕，很聰明，他馬上說：

「大佬！俾我一樣，俾我一樣！」

「你地八個人，一人十扣，一共八十，點清楚，俾晒啦！」那個小夥子將鈔票點給他。

亞文仔謝了又謝，回到音樂家的羣中，打開鈔票對

大家說：

「一個人十扣？丟那媽亞標講俾我三扣？殺人殺到咁厲害！」

大家都呆住了，他們都覺得自己被亞標殺落幾塊錢，亞盛狠狠的拔去「脫浪配」的銅吹管罵道：

「契弟食人不見血，丟佢老妹！」於是亞德、亞興

哥……都罵起來了，還是亞文仔有主張，他挺起胸膛，放正臉色說：

「各位大佬！依加鏞係我抓住，我地當面派晒，我

地一人十扣，我亞文仔「排炮」唔識吹，拿五扣，多落五扣俾亞標，佢一個人共得十五扣，對得住佢頭手，好嗎？」

「丟！公平交易，識得吹，唔識得吹，大家一樣，

亞文仔！你五扣家已收埋，俾亞標十扣好啦！佢唔答應就由佢，要打唔係打囉，丟那媽我地七個唔打得佢一個？丟！」阿興哥把帽子一推，解下皮腰帶，好像亞標就在面前似的。

治喪人被這些棺材老鼠們嘔嘔佬們，車夫們吵得頭暈腦漲。亞標叔也跟在後面亂嚷怪叫的，他好容易擁上前去，皮笑肉不笑的說：

「事頭！我地全班音樂八個八十扣，紅包由你事頭俾啦！」

那個被稱為事頭中年人，正想從袋子裡拿錢出來，忽然想到什麼似的，一把抓住亞標的衣襟，狠狠的說：

「你想詐我？丟那媽要我出兩擺鐘啊！」又用力把亞標一推，罵道：「丟那媽！」

亞標被嚇住了，差一點被他推倒，他一想「不對！趕快奔回來，向他的大音樂家們問：

「邊個收佐鐘？邊個收佐鐘？」

亞文仔慢慢的回答說：

「頭先有人送鐘來，你唔係個笨，我地收佐，龍總分好啦，嚟地係你啲！」亞文仔拿着一張十元紅色大老虎給他。

亞標叔抓住這張十元鈔票，他的手有些發抖了，他急得不得不開：

「重有呢？」

「重有？重有未嘢？」亞文仔反問他。亞標臉上冒青筋，立刻暴跳起來。

「重有未嘢——？重有鍾啊！」

「重有鍾我地大家分佐啦，人地俾我地一個人十扣，大家公平交易照派，你做頭手，紅包係你啲！」

「丟你老妹！我辛辛苦苦搵你地來做工，我唔想搵

多少，我做未嘢頭手？」亞標跳得像條鬚牛。

亞盛把手上的脫浪配交給亞興哥，對亞標的胸膛反手一拍，說道：

「大佬！你做頭手係够朋友，你家已同我講，嚟擺喪家俾得少，一個五六文，唔賺我咁油水，依加喪家發落來一個人十扣，大佬！你想食晒我地一半，你講公道唔公道？依加鐘派好啦！大佬！下擺生意，你想請我地幫忙也唔會幫忙你啦！你想點末？嚟哆人少地濶，大佬！你想同我地要幾吓？」亞盛說着放定馬步，預備和他對手起來。

亞標叔到底是比他們年紀大幾歲：

「丟那媽英雄唔食眼前虧，認得你地嚟班契弟。」

他一股悶氣無從發足。

亞標叔食人地嘅鐘！戲院街，荳莪街，馬真街，死人街……牛車水一帶，邊個唔知亞標叔食人地鐘！

這幾天，咖啡店茶樓裡，再也看不見亞標叔自我提起：「薛覺先，

馬師會……舊

時來請我幫忙

……」

晚上也看不見他喝啤酒，更不見他去做臨時

新郎了。

完——



馬來亞去來

紫燕

二十日，午前六時起身，微風陣陣，頗有秋涼意。七時半自怡保動身，八時半經江沙橋，看山間瀑布，九時半到了太平湖。這湖周圍大可數哩，湖水清冷，岸旁有不少的楓樹，大多聳下湖中。湖邊山上，有洋樓，有太平院，都倒映在湖裡；兩輛「巴士」停在湖岸上，却變成了四輛。我們靠在湖邊上有欄杆的地方，照了幾張照片，便又上車了。

約走了六十餘哩，經過一個土人的墟市，似乎他們過的還是古人的生活，所不同的，是偏僻處有郵差，沿途派送。有不少的稻田，許是耕耘不很得法之故，稻稈兒長得并不很美。

十時五十分光景，看見路旁有一所機關，市招上寫着「紅色公共汽車有限公司」十個大字。這很使我們吃了一驚！因為自從到了馬來亞之後，公共汽車照例稱為「巴士」，牌照照例稱為「禮申」，醫生照例稱為「老軍」，警察局照例稱為「玻璃廳」，

而稱公共汽車為「公共汽車」，還是第一次看到。我真佩服這個公司的主事人，因為他才真正是維護中國文化的實行家！

十一時五十分經過了一道浮橋，十二時到了威爾斯省（怡保至威爾斯省一百一十哩）。坐輪船渡海，約行二裡光景，於零時一刻便到了素有東方花園之稱的檳城了。

先是得到檳城教師公會副主席黎博文君來碼頭相接，後來又得到南洋商報駐檳的記者莊之明君替我們借到了番田仔街的麗澤社，我們一行人搬進該社去小住。

把行李安頓了後我們到新街集成去吃雞飯，就在這飯店裡，遇見了韻斌。據說這集成之在檳城，猶如瑞記之在星洲，是挺有名的雞飯店；無如味道雖好，而雞肉不多，頗有吃不飽之虞耳。

傍晚，換城各報記者及星洲各報駐檳記者齊來，問在換行程如何。我

反就此問題請教他們，結果是這些記者先生共同替我們編了一個行程表，解決了我們這些外來客的一個難題。真感激！檳城風景區既多，而我們打算逗留的日子又少，若非本地人妥為安排，實在不知所從了。記者們本來是要來採訪新聞的，結果反給我們請來做義務顧問，說起來真是好笑。

晚飯後，參觀檳城各報，遊新舊關仔角，并在關仔角吃了五味湯與廈門麵線各一碗。

二十一日午後，得韻斌表兄郭君的帶路，去遊檳城花園。到十一時之後，又急忙忙的轉至快樂山去，連那花園上邊的一個美麗的水池，也來不及去遊賞了。

快樂山前，正是海邊，山頂上，山腰間，山脚下，有的是雅致旅館，假如能得到一個稍長的假期，攜着你的嬌妻愛子，或是素心人，到這裡來小住十日，再不然，便索性棲遲他一個月的時光，也未始非人生一大樂事。

看，那沙灘上穿着泳裝的西洋男女，試游初罷，伸長了他們或她們的兩隻腿，兩隻手撐在沙地上，絮絮叨叨地在談他們談不盡的情話，這東方花園最美麗的風景區，似乎全被他們所佔有了。

飯後得莊之明告，適才有政治部的人員到這裡來調查旅行團的行動甚詳；又有華校總監來探訪，並留下一張字條。我依址到教育局去回訪。這位華校總監英國籍，很年青，國語倒說得很流利，他希望我細心看管旅行團的團員，不要讓他們跟換城的學生搞在一起。到底是怕星洲學生「不好」把「壞」風氣傳染給換城的學生呢？還是怕換城學生「不好」把「壞」風氣傳染給星洲的學生呢？華校總監沒有說明白，我也不便再問下去，只告訴他：「在換城日子短，時間不够分配，就是要搞也沒有機會，請放心就是。」他還說要幫助我們，帶我們到各政府機關去參觀；我以時間不足，只能感謝他的好意。

三時半，與五位女團員同乘纜車上升旗山。山高達二千七百二十二呎

，爬行極慢，至半山腰間，俯瞰換城，真是人如螞蟻，汽車、樓屋如小孩子的玩具，而海、山樹、田園和馬路，却又好像盤上的模型。我偶爾直看下去，不看猶可，一看，可怕極了：下邊盡是嶙峋的岩石和山間的流水！我敏感地憶起了若干年前，報紙上曾有一次關於纜車的鋼繩斷了，連車帶人翻落山下，車中的數十個男女乘客，都悲慘地犧牲的記載，遂直覺地想到這回如果也出了什麼毛病，我這一担上下的肉，和同車的那幾位年青的小姐，不就要粉身碎骨了嗎？幸而我們終於安然無事的到了目的地，得到了金蘭小姐的介紹，那晚上就住在她的哥哥鍾霖的別墅中。小姐們怕山間氣冷，都把窗口緊閉；我却開透了窗戶，還是不覺得有什麼冷意。

二十二日清晨起身，七時一刻，又搭纜車下山。

下山後，到鍾靈中學去訪神交十餘年的錢景澄。

八時半，莊澤宣先生來；是昨晚在升旗山上，以電話和他相約的。莊先生已有六十高齡了，但精神還

是很好，聽說他近來每天都步行到精武體育館去學打太極拳，這也許就是健康轉佳的原因。我們暢談甚久，約在九時一刻，遂徒步同至韓江中學參觀。莊先生說他已好久沒有到韓江來了，但看看學生們都能認得這位舊校長，對他還很敬意。九時半，我們的旅行團來了，得到一位主任的帶引，遂同至各部門去參觀。一間創辦不久的學校，竟有如此的規模，其發展不可謂不迅速。

十時許，又跟旅行團一同到鍾靈中學去。事務主任汪開明君引導我們參觀，校中有大宿舍和自製發音機等設備，即在星洲，也是少見。

十一時許至極樂寺。在山寺下購買了一些換城的名產，如荳蔻、榴槤、檉之類，寄到星洲去送給幾個親友。因為喉頭隱隱作痛，想早些回寓所去休息，竟沒上山寺去。

中飯後

，僱了一輛三輪車，要去理髮。車夫問我去哪



一家，我說越近越好。於是到了日本街。據說這條街道從前幾乎全被日本的女人所佔據，但現在却連一個影子也沒有了。替我理髮的是一個廣東女子，很健談，說是近來生意冷淡，老板又從中剝削，每月只得數十元，不足供一個人的用度云。

回麗澤社，沖了涼，已是四時許，頭痛極了，想小睡但直至六時，仍然睡不下。正在翻覆間，旅行團已遊升旗山回來。遂同至快樂山的怡園去用晚飯。

友情

李國興

像漆黑中的燭火，
啓示我們的途徑；
雖是極微的光芒，
也溫暖了枯寂的心！

別把朋友忘

白天

太陽將下山呵！
可愛的花兒，
低頭在悲傷！
要獨立嚟！
馬來人呀，
別把與你並肩的朋友忘！

怡園位於半山腰間，是黎博文的公子所經營的，有旅舍、茶館等設備，地方雅潔，景色宜人；又有狐狸、猴猴以及各種鳥類，點綴其間，真是渡假的好去處。至食品之價廉物美，招待之殷勤周到，猶其餘事。同來一車的人因為白日玩累了，先行回去安寢，我們另一車人却貪戀這兒的好風光，想多棲遲一些時候。

二十三日，才起身，已是椰影垂窗、日上蕉頭了。十一時，即用過了中飯，大家便坐車到碼頭，將要與檳

城相別了。團員們貪戀換城好風景，有要求多逗留一二次者；但爲了旅費所餘無多，只得照原定旅程，準備歸計。據渡海輪船公司的主事人說，因爲風勢關係，須等到下午二時才可以開船。我們只好到新關仔角去乘涼，吃吃冰水，閒談一些上下古今，直到午後一時許才再到碼頭來。

渡至北海，關卡檢查甚嚴，我們帶來的箱篋、鋪蓋，都給查關的打開來，東西盡傾倒在地上；簡直是對我們的一大侮辱。我有幾件背心，是從新嘉坡帶來的，還有八成新，他却說我是剛從換城買來的，硬要抽稅，抽稅是可以抽稅的，但起碼也要一打或半打，若只帶了三兩件背心出門的自由都沒有，還能成話嗎？我無限憤慨，但對着這樣不講理的人，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只好把被倒在地上的東西檢起來，再整理

好，又去還了關稅，車子才得啓行，看看時候，已是午後三四時了。

【待續】



捕鼠的故事

扶 風

我的家是一間古老的建築物，歷年來經過風吹雨打，已經是破舊不堪了。屋子裏到處堆積着許多古舊的用具，蛛網滿佈着屋頂，大大小小幾十個，廳前還排着許多怒目的金剛和袒胸露乳的如來。晚上如果一個生疏的人走進來，難保不被那些影子和恐怖的氣氛所嚇壞。而且晚上還有許多老鼠怪叫，使人聽了愈發心驚胆顫！

我曾幾次建議修理屋子。可是一提到修理，摸摸袋子連想都不敢想了。因為我們是一個小康的家庭，一天三餐只是吃得既不飽也不餓吧了，那來這許多錢呢？同時，我的母親又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不許我們隨便亂殺老鼠。無可奈何，只得任由這些可惡的老鼠一直繁殖下去。

一個晚上，我睡的正甜的時候，忽然覺得腳趾微微作痛。我從夢中驚醒過來，趕快跳下床，亮了燈，啊！原來我的腳趾正流着血呢！我想：這一定是那些可惡的小東西幹的好事，不出我所料，這時有一隻不大不小的老鼠從床上跑過。不看猶可，一看之下，我當即氣得七孔生煙！找了一條木棍想把牠置於死地。但是總算牠跑得快，僥倖逃走了。「哼！他媽的，不給點顏色牠看，不知道老子的利害吧！」我憤憤的說着。

第二天，我偷偷地買了兩個捕鼠籠，掛了兩塊鹹魚做香餌，然後把兩個捕鼠籠分放在兩個黑暗的角落裏；因為老鼠喜歡在黑暗的地方出沒的。

我拿了課本坐在沙發上，靜待老鼠來自投羅網。我手裡雖拿着課本，其實我的注意力已不在課本上，心跳得非常厲害！

等呀，等呀，大約過了半個鐘頭，從屋角裏傳來了一陣吱吱的聲音！我連忙跑過去。啊！籠子裏正有兩隻肥大的老鼠，東衝西撞，企圖衝出囚籠。可是籠子做得很堅牢，老鼠就是衝到頭破血流，還是失望，換來的是我的冷嘲熱諷。過了一會，我把一枝鐵枝燒得紅紅，然後在兩隻老鼠的身上燙着；使牠慢慢地，痛苦地死去。我不是一個殘忍的人，為什麼會有這種殘忍的手段呢？因為我那時實在太痛恨了。

那天晚上，一共捕了四隻，可是這樣好的鐵籠只施展了兩天，大概是狡猾的老鼠識破了鐵籠的兇險，第三天已不再來光顧了。同時這件事情被我的母親知道了，不但沒有得到獎勵，相反地，卻得了一頓的責罵。唉！母親的確是一個老頑固！

我雖受了母親的氣，但是老鼠受了我的懲戒，已不像往時那麼猖狂了，這也足夠安慰我的心。但是只不過安靜了一個時期，不久，牠們又出來做那些搗蛋的勾當了。我想把牠們一齊除掉，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某夜

田里夫

初到K埠的那天晚上，朋友要我陪他去女人尋開心，我拒絕了，爲的是不感興趣。

但是，當我們看完頭場電影回來，朋友却私下叫管樓的老

符，打電話招了兩個年輕貌美的女郎上旅館來——他自己先挑

選一個，關在他的房裏，而另一個却帶到我的房裏來。他嬉皮笑臉地貼着我的

耳朵說：

「老蘇，這是一個體驗人生的好機會，對你寫作是很有幫助的，千萬不要錯過。你以前發表過的幾篇以妓女爲題材的短篇小說，給老經驗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作者虛構杜撰的，簡直是胡說八道；現在，請你親歷其境，就知道你的想像並不一定是對的。」

像怕我不放他走出去似地，他也不爲我和她介紹，掉轉身便走出去。那女的順手把房門關上了。

老實說，我並不是假裝正經，或是自鳴清高，天地良心，對於找妓女這個玩意兒，我的確是外行，毫無經驗。現在，面對一個如花似玉的陌生女人，含情脈脈地站在我的面前，我的心可早如迷途的小鹿，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先生，你爲什麼老瞞着我呢？是嬌滴滴的聲音，態度是那麼的大方。」

這時，我緊張的心情，還是沒有鬆弛，一時還說不出話來，祇害臊地望着她發笑。

她把手提袋向床頭一拋，便倒在床上。

沉默，沉默，沉默，還是沉默……

半晌，她忽然坐起身，問道：

「先生，你要中局還是大局？」

「唔？」我一時被她的話難倒了，我並不知道什麼叫中局和大局，但又不願讓她知道自己是個門外漢，祇得假裝很老練的樣子說：

「隨便！」

「如果叫中局，先生現在『中』

好了，我還有點事，要早點回去。」

哦！我明白了，但是，我並沒有那個意思呵！——如果不要『中』，她當然要走了，我此刻却捨不得放她走。想了片刻，我說：

「還早呢，再坐一回好不好？」

她瞟了我一眼，無可奈何地倒在床上，閉着眼睛，在喘氣。我偷眼看她：她大概十七八歲，一個瓜子型的臉龐兒，配着一張楓葉紅似的櫻桃唇；

那高高的聳動着的胸部，怪可愛的誘惑着……望着，望着，我幾乎要望出神了——一個不提防，她忽然睜開眼，看見我老望着她，她撲地笑起來，打趣地說：

「喂，你在偷看我，嘻嘻……」

我紅着臉，尷尬地笑着。

「爲什麼不坐過來呢？」

「我……我……」爲了要表示自己大方，我勉強走過去，坐在她底身邊。

「你好像有點老實，不像別的男人那樣，一見了我們這些女人就動手動腳。」

「我本來就是一個老實人嘛。」

「你初次出來玩女人是真的，玩多了你也會變成不老實了，嘻嘻……」

「我們不談這個，我問你，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阿香。」

「哦，阿香，這個名字怪好聽的，是你爸爸替你取的？」

「那還用說嗎？」

「那麼你的爸媽呢？」

「他們都住在S埠。」

「弟妹呢？」

「多得，四個弟弟，三個妹妹，我的阿公阿婆還健在哩。」

「那真是個大家庭了。」

「可不是。」

「你幹這行多久了？」

「兩年了。」她說着，忽然詫異地說：「咦！奇怪，你問這個幹嘛？你好像是個大法官正在審問一個犯人似的。」

「難道問問也不可以嗎？我在關心你嘛。」

「哼！關心，關心，我並不需要人家關心。」她好像有些惱了，又好

像有着滿懷心事。

「說真的，你這樣年輕，爲什麼要幹這一行呢？」

「難道我不要活嗎？還有，我的年老的祖父祖母，弟弟，妹妹，他們也都穿衣吃飯；這麼一個大家庭，教我爸爸一個人怎麼能够賺得够吃呢？」

「你做別的事難道就不能賺錢嗎？」

「我天真地說。」

「但是，除了這個，我又能做什麼？我才讀了四年書，連信也不會寫。」

爲了生活，善良的人願意犧牲自己，以肉體換取生活，這，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先生，我們不談這個了；現在來吧，我還有點事，想早點回去。」

她說罷，便站起身來，好像要寬衣解帶了。

「你要走，我也不留你了，我本來就是請你到這兒來談談的。」我順水推舟地說。我也跟着站起來：「我跟你談了這麼久，要多少代價？」

「十五元。」

我從袋里掏出十五元，交給她，她放進手提袋里後，伸出手來，於是，我也伸出手，和她緊緊地握住了，她說：

「謝謝你，我走了，再會。」送她到房門口，直望着她的背影消逝在樓梯口後，我才回返身，倒在床上。

但是，那夜我却失眠了。

直到我被朋友敲門喊醒來時，已經是日上三竿了；但是，人還是非常渴睡，不住地打着呵欠，朋友見了這個樣子，便搖着我的肩膀說：

「老蘇，怎樣啦？昨晚玩得痛快吧？如果不够，今晚還可以請她再來；不過，以後可不要在我的面前假裝正經了，哈哈……」

正經也好，不正經也好，反正我不會將昨夜的事情告訴這位只顧自己享樂而不會全情別人的朋友，免得他又說我是個懦夫！



第十二章 幽會

史奎拉的葡艦隊駛離馬六甲的那天晚上，東阿立決心去野新尋找花蒂瑪，他騎馬星夜出行，終於達到目的地。

他和花蒂瑪久別重逢，兩情更加融洽。兩人攜手在花園中散步，興緻很濃，便攀登小山，在幽靜之處，傾述一切。

「你父親告訴我你要到柔佛去，你願意我陪伴你去嗎？」他向她提出要求。

「不可以，你絕對不可以這樣做，你不能爲了我，犧牲你的前途，假使蘇丹知道了你的行徑，他將憤怒起來，那是對你很不利的，我不願因我的關係而連累到你。」

「但是我決不能讓你在毫無保護之下，隻身遠行。」他堅持着要隨行。



「我的弟弟伊士邁將伴我前去，同時，他還可以組織一個衛隊保護我前去。」她依然拒絕他偕行，因爲她深知一旦蘇丹知道這事，東阿立將受到嚴厲的刑法。假使蘇丹直接將他置之死地，那還比較好，不幸在這個年頭，毫無法律可言，蘇丹很可能使東阿立受百般慘刑後才弄死他。然而東阿立對這點毫不介意，他祇知道愛情至上，他年少氣盛，生命的威脅他是不怕的。

東阿立也有充份理由，他說：「伊士邁隊長在一星期後才能來，現在是千鈞一髮，危機已迫在眉睫，不容錯過一分鐘，我們必須立刻動程，因此惟有讓我立刻保護你出去。我會對你父親說過，他也同意我的主張，請你不要再考慮，有時顧慮太多，倒反而誤事。蘇丹的愛情是最靠不住的，他對目前的新歡已感到倦厭，而且我聽說漢亞布多拉現在經常和蘇丹密商。據一般人所知，漢亞布多拉對你父親也很嫉恨。」

花蒂瑪聽後默然無語，她現在方寸已亂，不知走那

一條路好。她現在也開始覺得東阿立的主張是正確的；耽延的結果是危機加深。但是她也知道，在交通不便的情形下，假使蘇丹的追跡者，馬不停蹄的日夜兼程追趕，她可能被追騎捕獲，那時將不堪設想。

所以花蒂瑪問說：「到柔佛去要幾天的路程？」

「大約要五天，但是祇要我們抵達班達馬哈南里，一進入柔佛境，就可以獲得保障，我相信麻坡的總督會保護我們，他是我父親的老友，而且他也有權勢。我們祇需一天的路程就可以抵達柔佛境。」

這時天色已暗，這日正是陰曆十六日，月亮升起後，月華如水，他和她盡情享受這美麗的月夜。

「花蒂瑪，天下固有不少美女，可是在我心目中，祇有你最美麗，」東阿立撫愛地說。

「不然，東阿立，天下女子都是一樣的。我愛你是非言語可以形容的，但是我知道人類的情感是易變的。」

「她好似一個閱世很深的女人。」
「你這套愛情哲學是從那裡學來的？」東阿立玩笑似的地說。

「你還記得老阿布多嗎？」

「當然，我記得他，他是個智多星。」

「他很智慧，我父親很佩服他。他們倆個常常促膝深談數小時，我父親常寫信到麥加給他，促他歸來，但是他寧願終老於麥加。他說他在麥加生活在自由氣氛中，可以獲得更多寶貴知識，因為在那裡住着很多由世界各方面來的智慧的回教學者，所以他願葬身在這座聖城

的土地中。而且他對於蘇丹馬摩沙毫無好感，他對馬摩沙的父親曼殊沙敬仰備至，因為曼殊沙是個仁慈而又公正的蘇丹。老阿布多就曾親自對我說過，人好像是流沙，見異思遷，尤其是美色可以完全支配他們的情感。」

「但是，現在時代改變了，老阿布多是個厭世主義者，是個完全沒有幽默感的人，腦子裏擠滿了嚴刻的教訓，其實除了學理外，他對兩性問題是缺乏認識的。他幾乎和任何人格格不入，他有時太率直，幾乎使人不敢接近他。你須知道，一個人雖然愚蠢，也不願人家譏諷他為笨伯。在麥加的人們多數是具有濃厚宗教意味的人，當然他們的思想是和一般人有的。」

天邊圓月確乎是愛的啓發者，任何地方的任何種人，都同樣會受月色的誘惑，今晚的花蒂瑪也一樣被美麗月色支配住了，她不期然的假依在東阿立的懷抱中，他緊緊的擁抱着她，心中充滿了甜蜜的愛。

東阿立很感慨的說：「花蒂瑪，在這世界裡任何人也無法將你從我懷中擡去，你走到那裡我跟你到那裡，你所呼吸的空氣，我也同樣去呼吸。假使連這些都不可能，我活着有何價值呢？」說後他微笑地凝視着她。

「是的，東阿立，我們獲得這一刹那的歡聚，確勝過一生的時光，」她也陶醉了。

他和她完全浴在月華中，時間在不斷的消逝，但是他和她好似忘懷了時光，他倆心心相印，早已凝固成一個了。

忽然遠處傳來一陣輕微的馬蹄聲，而且愈來愈近，

不久，他們看見一個騎馬的人影，向他們這方向奔來。「那究竟是誰呢？他似乎很匆忙的樣兒，」花蒂瑪說。

「讓我們去察看一下，也許那人是沙林，我會囑咐他，假使有什麼新鮮消息，就須趕快來通知我。」

第十三章 借逃

果然來人正是沙林，他是來找尋東阿立的，他好似迫不及待似的，立刻要與東阿立秘談，花蒂瑪便乘機引避了。

在她離開後，東阿立就問沙林，情勢有何發展。沙林報告說：漢阿布多拉向馬摩沙進讒言，慫恿他立刻和總理大臣當面討論關於花蒂瑪的問題——這一消息是瑞典麗赫公主的使女竊聽到的，結果，蘇丹採納漢阿布多拉的意見，決定明天召見總理大臣。

沙林報告時，面帶憂色，因為他和東阿立是好友，同時他對總理大臣又非常崇敬。

「明天？」東阿立自言自語似地說：「那麼，我們不能再耽延了，我決定伴送花蒂瑪立刻啓程。」

「這是惟一的解決辦法，但是假如你們不乘快馬趕程，就很可能被追上，你們都將落於馬摩沙追兵之手。」這是沙林的建議。

「我已經考慮過了，她將改扮為男裝，」東阿立答覆沙林。

「但是，她會騎馬嗎？」沙林為人很仔細。

「是的，她很善於騎術。她父親給予她十分自由的教育，她在爪哇學者教導之下，能文能武。」東阿立解釋給沙林聽：「那位爪哇學者而且對總理大臣說過，時代在不斷轉變，你必須有所準備，我將以教導自己女兒的方式教導你的女兒。我也曾爲了我的女兒和一位不學無術的王子鬧意見，因而喪失了一切。這類人物在我們這世界中多得很哩！」

當那位爪哇學者說這些話時，誰也不會想到花蒂瑪今日也會遇同樣的厄運。

接着沙林又對東阿立說：「我想你必須挑選幾個精明強幹的人保護你們出走。道特和我都願意偕行，道特說不論何時，祇要你需要他，他決定爲你服役，他說你會援救過他許多次，若不是你援救他，他早就完了。而且道特的部下有三名最幹練的長槍手，技藝極好，他們也都願爲你効勞。」

東阿立感慨的說：「沙林，你對我的誠意，實在令我感激；你是我朋友中最忠實的一個。我何能何德，值得你們這般愛護，實在令我慚愧！」東阿立說時緊握着沙林的右臂，表示他對沙林的感激。

東阿立接着又說：「你們兩人這般的厚愛我，我真不知要怎樣來報答你們。但是我相信真正是會厚惠好人的，真正對於任何人所行的善事，都很詳細的記錄下來的。」

「別講這些了，東阿立，我們祇知道向正義而行，我們不求任何報答，何況你對我們的恩惠是無法報答的。」

隨 感

人類生長在這個宇宙上，最傻的是發明武器來傷害自己。

X X X

我們人類，不論窮人或富人，都是生長在一條水平線上，死後不管你是富貴人，或是窮光蛋，大家的歸宿都是一個黃土堆。

X X X

靈感，靈感這種東西他是不喜歡拜訪懶惰人的，他是高興找那召喚它的人。

X X X

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走平坦道路的。

X X X

真正有學問的人，他不會譏笑人；只有那些半桶水，才譏笑人。

X X X

人們如果肯努力，世界上便一定沒有難的事情存在。

念 玲

沒有感情的人稱為冷血動物，然而，感情太過豐富，也會毀害在感情裏。

X X X

「疑心」是一種壞習慣，因為「疑心」往往會誤了事情，而自己還是迷茫地以為是對的，別人是錯的。

X X X

要指責別人的錯處，固然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要改正自己的錯處才是一件難事呢。

劍 心

哩！

「你們真可謂大英雄，沙林，扶困濟危，是英雄的本色。」東阿立仍然在恭維沙林。

「別再多說了，你必須立刻準備起程，保護你們的人都已來到，他們都在三丈碑森林邊一間茅屋中等候你們，你們趕快準備出發吧！」沙林在催促着。

「但是，沙林，這豈不太匆促了嗎，必須使花蒂瑪和她父親見一面呵。」東阿立又為花蒂瑪設想。

「總理大臣也來了，他是和我一同來的。」
「謝謝你們，你們佈置得太週到了！這真使我沒齒難忘。」

「我將伴送你到三丈碑那裡。」

東阿立聽後立刻走進屋內，發現花蒂瑪已在準備一切，她的一個使女也已喬裝為男子了。

東阿立於是向總理大臣鄭重告別，立刻到外間和沙林談話，他知道花蒂瑪和她父親告別時，必然有一番淒涼的表情，他不忍心去看。

花蒂瑪出屋時，兩眼還充滿了淚水，但是她還能控制住自己。雖然，莊嚴如總理大臣，但他兩眼還有點濕潤，他在分別的最後一剎那祇對她的女兒說：

「願你珍重，上蒼祝福你！」

〔本章完全未完〕

假如你是住在甘榜里，或者是時常和馬來人來往，那麼你不難發現：馬來人是多麼的喜愛「弄迎」舞哩！

的確，馬來人是非常喜愛弄迎的。馬來人無論是逢到有什麼喜事或是佳節，他們準會在屋前搭上一個小台，請了弄迎班來給親友們大跳弄迎。

所以，在甘榜裏有了弄迎，村里的馬來青年，無不穿起馬來服裝，上台去狂跳幾回，就是住在都市裏的馬來青年，也愛到遊藝場裏的弄迎台去，花幾毛錢買張舞票，上去跟舞娘大擺一陣。因為馬來人都兼有「有錢達達碰，無錢再做」的性格，所以，那些忙了幾天的三輪車夫，一有了錢，也毫不吝嗇地到弄迎台去跳弄迎。

「弄迎」是由「Ronggeng」一辭按音譯成的，同時也有另一個名稱，叫「如玉」(Dijaget)。這種舞蹈是以一男一女作主體的土風舞，據說是發源於馬來亞。

弄迎舞是必須配以音樂的；因此，一個弄迎班必須有一個樂隊，不過，這樂隊的組成非常簡單，只要三四

個人就夠了；通常的樂器只有「馬來鼓」(圓桶形的鼓)、小鑼、吉他或提琴，其中以馬來鼓最重要，其他只不過和它配合而已。

弄迎台不必太大，只要能够容納得下幾對男女來去跳動和三四位樂隊人員就行。上演時，台上一角坐的是樂隊人員，舞娘却坐在台邊，舞客只須買了舞票，就可以上台邀請任何一個舞女同舞。

馬來人與弄迎

丁乙

「男女不相授受」的緣故。

有的男女一邊跳一邊對唱「班敦」曲，和唱「客家山歌」一般。也有的是請一個少女在樂隊旁唱歌，而其他的跳；不過後者通常是在遊藝場的弄迎台才有。

還有，參加跳舞的須著一樣的衣服：女的身穿紗籠，頭圍薄紗，腳着馬來鞋；男的則穿無領的衣及褲，然後圍上花紗籠，頭戴「宋閣」。

可是，時下所流行的弄迎，已經大大的變了質，就說音樂吧，奏起那西不西，馬不馬的音樂；唱的不是「班敦」而大多是黃色的流行歌曲；服裝也隨隨便便，女的着西裙，男的穿西裝；同時動作也顯然下流起來，往往有些登徒子，在台上做出下流的動作，跟本質原是文雅的弄迎完全不同了。這或許是西風流入所致吧？

雖然，以前的弄迎(正宗的馬來弄迎)也多少含有些浪漫色彩，但浪漫中却帶有文雅的氣息，總不似時下所流行的驢非驢，馬非馬的那種色情作風！

樂隊高奏起來，一對對的舞伴，面對着面進前退後，手擺腳踏地隨着音樂的節奏跳起舞來。女的通常是被動的，男的要是擺擺手，女的也要仿照他的姿式；男的把手漸漸往下擺，女的也必須照仿，因此，一班愛戲弄女性的馬來青年，往往做些難做的動作來，使她們手忙腳亂。不過，卻有一個禁忌，就是，男的不能碰到女的身體。這是因為回教的教義，注重

楊連叔娶山番女

——華僑拓荒軼事——

卿華

這是七八十年前的事，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距離芙蓉十五六哩遠有一座客家村，村中的居民多以開礦爲生，但到錫鑛場，要經過一大片原始森林和石山；在這陰森的山林里，居住着半開化的土番沙蓋；雖然，這些山番並不時常出來傷人，但碰到他們的獸性發作時，就會將外人綁回去，在土酋面前祀火神。所以，客家村的居民走過這一段路無不心驚胆戰。

然而，山番雖然暴戾猖狂，但只要一看見了村中的楊連叔，便如猛獅遇到了訓獸師那樣的馴伏，不但不敢冒犯他，反而要屈膝下叩哩。

楊連叔是什麼樣的人物？怎麼會受山番這般崇拜呢？這是有根由的。

在中國還在滿清統治下時，楊連叔已帶着辮子和師傅來到了南洋；他以二十多年跟隨師傅所學的接骨術，走遍了馬來亞許多村落，到處爲唐人診病。後來，楊連叔的師傅老死在馬

來亞，他便搭起亞答屋在客家村定居下來。那時，客家村上上下下只不過四五家；由於四週都是大山崖和原始森林，所以不是過番不久，或沒辦法生活的唐人，誰都不願到那兒去的。

時光似水，無聲且急速，轉眼，楊連叔在客家村已過了五個年頭；在這悠長的歲月中，楊連叔除了給村民診病之外，還在五福錫鑛場當管工，生活過得也相當安定。

是一個非常諳靜的晚上，大地上的生靈大都已在睡鄉做着甜蜜的夢了。忽然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把熟睡中的楊連叔驚醒了，他睜開惺忪的睡眼，從板隙望了出去：外面是一團黑，什麼也看不見。

「彭！彭！彭！……」外邊敲門的聲音，越來越激烈了。

「也許村里有誰患了急症，不得已才漏夜來求診吧？」想到這上頭，楊連叔再也不敢貪睡了。便披上一件上衫，打了個呵欠，起來把桌上的椰

油燈點上。等到開門一看，一個手持長矛赤裸上身的山番，立即攝入他的眼簾；這一下，真把他嚇得往後倒退了兩步，囁嚅着說不出話來。

山番看見了楊連叔，歡喜地指手畫腳，噁哩咕嚕。楊連叔見來人說話一點沒帶惡意，才放下心來，仔細地向他打量一番。

「哦！是你亞力山，這麼晚，是來找阿貴伯交關的麼？」

原來這個山番就是經常把獸皮或榴槿帶到客家村來和村裏的老番客阿貴伯交換貨物的亞力山。

亞力山看見楊連叔不懂他的意思，便比劃得更加起勁。

「唉！你說了這麼一大串，我連一句也聽不懂。我看你還是去找阿貴伯罷？」

楊連叔雖然在客家村已經住了五年，但因爲平日少和土番接近，當然一句土番話也不懂。就是村里比他住得更久的村民，也是如此。所以，村



里但凡遇到了與山番打交道的場面，必定要去請阿貴伯傳話，全村里除了他說得通番話之外，就找不到第二個人了。

正在這當兒，阿貴伯已聽見了吵嚷聲，打開了大門托着油燈，從店門裏把頭伸了出來。

「誰呀？這麼晚了還在爭吵？」

「阿貴伯，你起得正好，亞力山正想找你。」連叔喊着說。

阿貴伯聽說是亞力山來找，心里不免吃了一驚；立即揉着睡眠趕出來，向亞力山望了一會，然後才咕嚕地問他。亞力山也噙哩咕嚕地回答他，並且還不時指自己着的右小腿和楊連叔。可真把楊連叔弄得莫名其妙。

「阿貴伯，他指着我做甚麼？」

的。

「請我看病？」楊連叔愣住了。

「恩，他說酋長前天從山崖上摔

了下來，把右邊的小腿折斷了，現在傷處痛得很利害。」

「他們的祭司不是也懂得治病嗎？」

「是呀，我也這麼說，可是，他說祭司已經沒辦法醫治了，所以才叫他漏夜趕來找你。」

在旁的亞力山，看見楊連叔猶豫不決的樣子，便又向阿貴伯咕嚕了一陣。

「他說曾經在這村子里見過你給村民接骨，所以相信你一定能把酋長的小腿治好。同時，他還請你別怕，他們決不會傷害你。」

這一來，可把楊連叔難住了：去呢，抑是不去？都有危險。

「阿連，我看你還是去一趟的好，要不然，大家傷了感情，咱們可就更要遭殃了。」

「去？我又說不通他們的話，同時……」

「別顧慮了，他們雖然野蠻，倒不輕易失信；來，我跟你同去吧。」

阿貴伯興奮地說完，又咕嚕地向亞力山說了一陣。只見那山番歡喜地

連連點頭，並且還走近楊連叔，拉着他的手狂跳哩。

阿貴伯替楊連叔整理了一些必備的葯草和器具後，便跟隨着亞力山離開了客家村。

當晚，曾下過了一陣細雨，所以，星月被未散的薄雲蒙着，顯得非常黯澹。幸好這段路途是楊連叔和阿貴伯走熟的，不然他們要不到處被縱橫的樹根絆倒才怪哩。

他們在黑樹林里走了約莫一里路，便看見遠處火光閃爍。當走近時，才見十來個山番坐在大樹下等待，有的拿着火炬，有的擎着武器。

山番們看見了他們，都非常高興的跑攏來，噙哩咕嚕的同他們交談，說到歡樂時，便手拉手的狂舞起來；這種熱烈的歌舞，可真把樹上安睡着的小鳥也給吵醒。過了好一會兒，亞力山才叫持火把的山番領先，向他們的部落走去。

爬過數重石山，越過溪澗……走了約一個多時辰，才遙見遠遠的山麓邊，有火焰熊熊地上升。再走一會，便抵達了那火光熠熠的山麓。原來

，那就是山番的祭壇。

祭壇上正生着一盆烈火，血紅的火舌，不時舐吮着一尊猙獰的火神。一個手持法杖，頭戴羽冠的老山番帶着許多男女山番，跪在祭壇前的空地上嘖嘖嗚嗚地唸禱；亞力山和同來的山番也相續跪下，合頌着那聽不懂的語句。

「阿貴伯，這是什麼意思？」

「他們是在祈求火神把酋長的傷治好。」

一會，禱告聲漸漸低沉而歇止了，亞力山站起來，向祭司走去。好奇的山番逐漸把阿貴伯和楊連叔包圍起來；有的把他們上下打量，有的交耳細語，簡直把楊連叔嚇呆了。幸好這時亞力山已領了祭司從人推里走了進來。先由亞力山向祭司和阿貴伯咕嚕了一會之後，三人便嘖哩咕嚕地交談起來了。

「阿連，祭司說他很感激你來醫治酋長的傷，同時他也感到非常慚愧。」

「阿貴伯，麻煩你向祭司說：我們雖不同種族，但，大家都是人類，

人與人是應該互相幫助的。」

祭司聽了阿貴伯把楊連叔的話翻完之後，便滿臉笑容的點點頭，領着他們向祭壇左邊的一個山洞走去。

進了山洞，便見有一個老者躺在獸皮上，身邊圍着許多男女。

祭司上前向老者跪下了禮，便指着楊連叔等咕嚕地說着，只見那個老者有氣無力地微微點頭。

「阿貴伯，那躺着的就是酋長罷？」楊連叔低聲問道。

「是的，你過去看看他的傷口怎樣。」

楊連叔行近酋長身邊，解開縛住傷口的樹葉，仔細地把傷處看了一遍，然後從藥包裡取出兩顆藥丸，交給阿貴伯。

「這藥丸能够減輕疼痛，請酋長服下吧。」

阿貴伯把藥丸遞到酋長面前，咕嚕地勸他服下。

酋長正想伸手接過藥丸，突然從他的身後跳出一個大漢來，一邊阻擋住阿貴伯的手，一邊大聲地咕嚕着。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使他們吃了

一驚。尤其是楊連叔更加嚇得魂不附體，囁嚅地問道：

「貴伯，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是酋長的兒子，他說你的藥丸會傷害他父親的生命。」

阿貴伯說完之後，便不慌不忙地走近大漢的面前，咕嚕地向他說了一大串；祭司和酋長也相續的和他說許多話。這樣，那大漢才默然的在酋長的身邊坐下，看着他從阿貴伯的手里把藥丸接過服下。

楊連叔見大漢的怒氣已消，自己的緊張情緒也隨着鬆弛了下來。他給酋長診了脈，再從藥包里取出一些藥草來研爛了，和酒放在火上焙熱了，然後小心地敷在傷處。酋長在敷藥後，臉上的痛苦漸減，慢慢閉上眼皮，安靜地入睡了。

雖然，酋長已安睡了，可是在座的許多山番，都不敢放心離開，坐守着不去。楊連叔也不敢打盹，祇好和阿貴伯坐在火堆邊守着，直到天明。次日一早，楊連叔便和阿貴伯到山間去採了藥，回來一起把藥磨好，

焙好，替酋長換了新葯，診了脈，又勸他服了兩顆葯丸，就開始動接骨的手術。

酋長經過了手術診治；疼痛大減，面色也好轉起來。但他們仍不放心，離開山洞回客家村去，依然住在山裏，每天清晨去給酋長採葯，換葯，同時也給一些患病的山番診病，也和山番們混熟起來。這樣不知不覺過了十幾天，酋長的腿傷已痊癒了十之八九，楊連叔便向亞力山叮囑了一番，和阿貴伯離開森林回客家村去了。

當他們回到客家村時，村里的老幼都陸續過來問長道短。雖然，阿貴伯會叫亞力山帶信給他們，但大家還不放心；如今見他們不但平安回來，而且還帶回來許多貴重的獸皮和葯材，怎不叫他們樂得要宰豬謝神哩？日子漸漸恢復了平靜。楊連叔除了上礦場，或到菜園去種菜，就是去找阿貴伯談談鄉情或論論醫理。他那種寡佬的生活倒也過得非常快意。是一個涼風習習的晚上。天上一輪皎月，伴着無數晶瑩的星星。正當村裏的人們都在望月懷鄉的時候，一

陣喧譁的聲音，劃破了週遭的恬靜。這時楊連叔正和阿貴伯在樹下乘涼談天。

「阿貴伯你聽那是什麼聲音？」楊連叔驚地問道。

「這是山番的喜鼓聲；奇怪，怎麼今晚突然會打起這種鼓來了，難道有什麼大喜慶嗎？」阿貴伯細心地聽了一會兒，才詫異地說。

鼓聲越來越近了，並且在遠遠的黑暗叢林裡，出現了一點火光。那火光在向客家村走來的，愈來愈亮了，而且隱約可見，有許多人頭蠕動。

「阿貴伯，山番們無緣無故向我們村子走來，不會有什麼事吧？」「等他們來了再說吧。」阿貴伯鎮定地答。

這時，村子里的人，有的走出來觀看，有的才從睡夢裡被驚醒了起來打聽；大家的心里，都如在大風中的天秤，老不會平衡。

火光照亮了半月天，鼓聲和人的歡歌聲，愈來愈近。漸漸地，領先的幾位山番的臉，被楊連叔看清了，他半驚喜地說：

「那不是亞力山嗎？還有那個大漢。」

「噢！待我們過去問問究竟是什麼回事？」阿貴伯說着便向他們走過去。

村裏人都集合在譚公爺廟前的空地上，那般山番男女約有五六十人，浩浩蕩蕩地圍着他們。幾位帶樂器的山番席地而坐，狂烈地吹奏着；另批却隨着鼓聲呼啦啦地跳起他們的舞蹈來。

說也奇怪，那晚他們都不似前幾天楊連叔到他們的部落去時所見的那種衣著隨便的樣子，相反的，他們都穿上各色各樣的獸皮，戴着奇形怪狀的珠石；尤其在婦女群中，有一位女子更是艷光四射，使人不由得不為她所穿戴的那種奇裝異器所吸引。

阿貴伯和他們互相打了個招呼後，大家便交談起來了。

他們的談話，楊連叔間或也能聽出一兩句，但總不能聽出他們的話題；客家村的村民自然更是只能望着他們發呆。這樣嘰哩咕嚕了好一會兒，才見阿貴伯露出兩排殘缺的門牙，滿

臉笑容的走近楊連叔跟前，指着那晚阻止酋長服藥丸的大漢，然後再望着那位垂着頭裝扮美艷的少女，笑呵呵地說：

「恭喜！恭喜！他們說酋長的傷已完全痊癒了，他爲了報答你的恩惠，特地叫亞力山和新酋長把女兒送來和你成親。」

「阿貴伯，這怎麼行？我只是盡了我的本份，犯不着把女兒嫁給我這個外族人呀？阿貴伯，你給我推了罷！就說他們的好意我心領了。」

「不行，我也會想給你推了；可是，你得明白，這些山番最重視的是情面，若是他們想了要這樣報答才能了結心願，而對方却不肯接受的話，那麼，他們就會認爲是終身的恥辱。因此，恩惠便化爲仇敵了，他們唯有將對方的頭顱宰下來供在神前跪祭，以示對死者的感恩。倘若，他們得不到對方的頭顱，那麼和對方往來的親友們也都要受到他們的殺戮！」阿貴伯滔滔不絕地把山番的習俗向楊連叔解釋。

「我們言語不通，風俗習慣又：

……」
「這些慢慢都會習慣過來的。並且，你倘若與酋長的女兒結婚了，以後我們的村民到鑛場去，就免得遭受侵害了。」

「雖是這麼說；可是，這麼急促我又怎能……」

「這個我有把握，只要你答應，你盡可依照他們的習俗舉行婚禮；明天你們再來拜天地祖先好了。」

楊連叔沉吟了一會，然後說：「好罷！事到臨頭也只好這麼辦了，爲了鄉親們在番邦有條生路，我楊某是沒有二議的了。」

過了一會兒，阿貴伯便和新酋長等過來請楊連叔到那株大榕樹下坐着。這時，有些山番趕緊把帶來的山花戴在他的身上，並把含羞滴滴的新娘子送了過來坐在他的身邊。那激烈的鼓聲也停了下來了，山番的新酋長開始向山番說話，說了一陣，又走近楊連叔座前咕嚕了幾句，同時將一頂羽冠戴在他的頭上。這時，山番們都向他們高呼，跪下行禮。

之後，山番們的便打起鼓來；

有的便將帶來的山羊和山鹿放在火上烤；有的便去侍候新娘或圍着他們狂舞。……

客家村里的大小，都爲了這閃電似的婚事感到驚喜；同時也爲楊連叔那樣通情達理而感到慶幸！所以，他們都不約而同的忙着去爲楊連叔預定明天的婚禮。

楊連叔和新酋長的妹子結婚後，不但是客家村的村民得到性命上的保障，就是五福錫鑛場從此也減少了許多騷擾的事件。

雖然山番不時還會野性難馴，間或據唐人去祀火神，但祇要楊連叔出來說一句話，就從沒有不釋放的。

今天，客家村已發展成一個較繁榮的村莊，住了百十家人戶，鄰近的山番也較爲開化了，不常有騷擾的事件發生。但談起楊連叔這段事蹟，客家村的男女老少沒有一個不是如數家珍似的熟悉的。





編者先生

最近我和很多愛護貴刊的朋友交談，有幾點意見向你提出，不知能接受否？

(一) 增加蕉風的篇幅，以便容納更多的稿件。

(二) 要期刊登有趣的漫談和馬來亞的童話。

(三) 貴刊缺乏散文和新詩，應設法增加。

(四) 學生可以向貴刊投稿麼？希望能開闢一個「馬來亞青年園地」。

編者先生

貴刊已經出版十期了，不必說，我這個愛好文藝者也看了十期了，但是，寄稿給貴刊，這回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呢。

貴刊實在是一本封面美麗，編排活潑，而內容又充實的好刊物。可惜

怡保讀者陸友孚謹上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日

每期都有些文章的後面冠上「未完」二字，使我們不能一口氣看完，很不痛快。因為，貴刊是半月刊，如果一篇文章要三四期才能刊完，事隔個半兩個月，看到後面的，前面的早就忘了，如果朋友借去，要找回來，看那更麻煩了。希望先生能注意這一點

最好每一期都看不到「未完」二字，如迫不得已，請設法於兩期內刊完，能辦到嗎？這是弟個人的意見，也是這兒幾位朋友的意見。……
彭亨讀者 立恆上
一九五六年三月廿九日
答覆見「讀者、作者、編者」。

高初中國文必備叢書

特價 售

友聯活葉文選

每篇均註有作者生平、題解、選錄來源。語體譯文特聘名家執筆，對照閱讀容易瞭解。單字、費解詞句註譯詳盡，加註國音及四聲。附有主題、體裁、分析、深入瞭解全文。

散葉每份叻幣一角至二角，一次購一百份以上者，可以對折優待。

合訂本已出甲乙丙戊己子丑七集，

按照高初中各級程度編定。

歡迎採購！

星馬各大書店均有出售

總代理：中國學生周報星馬辦事處

26 Winchester House Singapore, 1

Tel: 23733.

讀者· 作者· 編者

謝謝友孚及立恆兩位讀友提
供的寶貴意見，現在我們在這裏
一併作覆。也是向大家談談讀、
作、編的種種問題。首先討論友
孚所提的幾點。第一，增加篇幅
，我相信這是大家一致的希望，
編者又何嘗不歡喜增加篇幅，使
蕉風能容納更多更精采的文稿呢
於經費的拮据，一時尚不能做到而已。以往也
讀者陸續來信，建議本刊改為周刊，或擴大開
開；這些期望也就是編者夢寐以求的理想，願
過我們不斷的努力，和讀友一致的幫助，這些
付諸實現。友孚所提的第二和第三點的確很對
和童話本刊雖然間或刊出了一點，但是不夠，至
加散文和新詩，在質與量方面都更為欠缺，今後我們將
努力收集這類的文稿，也希望愛護本刊的廣大讀者踴躍
創作，供應這一類的稿件。友孚建議本刊開闢一個「馬
來亞青年園」，也是最寶貴的意見。從前編者們也曾討
論過「青年園地」這件事，一直在考慮是否應該把青年
作者的作品和寫作已久的作者的作品，顯明地劃開，故
未實行；友孚的意見反應了一般青年作者的意見，幫助
我們了解到「青年園地」的重要性，自下期起「馬來亞
青年園地」將會與大家見面了。蕉風是非常歡迎學生稿
的，拿最近的九、十、十一三期的作者來說吧，卿華、
士默、胡瓊球、山芭仔、朱焰明、穎然、江南春、劍影

、林我、西林、可人、何人詩、丁乙等都是同學，至於
金槐與凌茵也是與學生年紀相當的社會青年。所以在這
裏可以告訴大家，千萬不要以為蕉風是只容納作家的文
章的，為了質的提高，我們歡迎老前輩供應足以示範的
文章，讓我們學習與欣賞；但整個蕉風是愛好文藝青年
的園地，青年作者是蕉風主人的一份子。在這裏，不論
是小學同學或大學同學，不論是小青年或老青年，無分
軒輊，誰的文章好，誰的盡先刊登，誰的有內容，誰的
擺在最顯着的篇幅。從十三期起，本刊增闢「馬來亞青
年園地」，容納同學們嘗試性的作品；至於同學中成熟
的文稿不在此園地內。

蕉風是有「未完」的毛病，立恆說得很對。這有兩
個原因：一，蕉風開本小不能連篇累牘的容納長文章；
凡超過五千字的稿件，便須分期刊載，不然全刊盡登一
篇文章，怎能兼有豐富的內容呢？二，這十一期來，作
者供應的長稿特多。自然作者也有創作的艱難。就拿寫
短篇小說來講吧，一篇雖稱為短篇的小說，也要塑造人
物典型，刻劃氣氛，鋪敘情節，自然不是很短的文字可
寫好的；但總希望作者們儘量做到「精簡」二字。至於
寫散文、雜感、理論可以分小題寫，更無須洋洋萬言了
。要把「未完」的毛病除掉，第一當然是編者要主動的
爭取短而精的稿，但也切盼作者朝「精」與「短」處去
寫，這樣才是照顧讀者，也是體諒編者在編排上的困難
。但這也不是說本刊今後便不刊登長的好文章，難道讀
者又捨得讓一篇好文章，因為長的緣故而不能發表嗎？



安 息 (紙 刻) 李 紀 文